

# 现代汉语形容词谓语句表达时间继续性的考察

郭沂滨\*

## <目 录>

1. 引言
2. 先行研究对形容词体貌意义的分析
  - 2.1 先行研究对形容词的分类
  - 2.2 现代汉语形容词谓语句表达体貌意义的先行探索
  - 2.3 先行研究的成果与所存在的问题及本文的形容词分类
3. 形容词谓语句所表达的时间继续性
  - 3.1 从过去到现在的时间继续性表达
  - 3.2 从现在到将来的时间持续性表达
4. 结 语

## 1. 引言

现代汉语形容词谓语句中有表示时间跨度的词语、时间副词或者体助词时，能表达时间的继续性<sup>1)</sup>。但是某些种类的形容词却不能表达时间的继续性，或者继续性的性质有所不同。本文将从时和体貌<sup>2)</sup>的复合视角来把握形容词谓语句所表达

\* 水原大学国际大学语言教育专攻，助教授。

- 1) “继续性”指形容词谓语句表达事件在一定期间内沿着时间轴持续地延展，或者在一定期间内反复地、习惯性地发生，是谓“继续性”；如果不间断的连续发展变化，是谓“持续性”。为了论述的简洁，在不需要区分这两种体貌现象时统称“继续性”。
- 2) “体” (Aspect) 最初为希腊人所讨论，意思是“视点”，意在标志区别“时制” (Tense) 的形态范畴。Comrie (1976 : 3) 对体的定义是：“对情状的内部时间构成进行观察的不同方式”。戴耀晶 (1997) 认为“体是观察时间进程中事件构成的方式”。本文使用的“体貌” (Aspectuality) 是“体”的上位概念，包括体 (aspect)、动作方式 (aktionsart) 和情状类型 (situation type) 是广义上的体概念。狭义的“体”专指用语法手段所表达的体貌意义。同理，“时”

的时间的继续性。

不同的句子即使用相同的形容词，如果与形容词共现的标记不同，它表达事件在时间轴上延展的长度与特征也是不同的。

- (1) a. 太平，母亲很累，看着我脸上纵横的皱纹，我老了。《大明宫词》  
 b. 阿婆，您也累了一天了，早点休息吧。《暗算》
- (2) a. 三天后，鲜儿醒了，她喘着气喃喃地说：“我饿了……”  
 传武大喜，问：“你说什么？”《闯关东》  
 b. 这会儿他们都还饿着呢！《雍正王朝》
- (3) a. 难道说人一到老了，就真的什么都糊涂了？《雍正王朝》  
 b. 奴才真是越老越糊涂了。《雍正王朝》

(1a) - (3a) 从说话时点状态的侧面进行描述，而 (1b) - (2b) 的时间则有一定的持续幅度。句中划下线的词语表达的时间幅度显示了“继续性”。然而，在 (3b) 中，虽然没有时间词语，但“越……越”结构却使人感受到强烈的持续性。另一方面，(1a) 的“很累”，也能从上下文中感到这种状态不是瞬间的，而是可持续的。由此看出，它们的继续方式不一样。那么应该如何解释这些现象呢？

我们尊重自朱德熙 (1956) 以降把形容词分成性质和状态形容词的分类，但这种两分法能否解释形容词作谓语时所表达的继续性，我们对此存有疑问。本文倾向于把形容词看成原型范畴，认为性质和状态形容词在这个范畴是一个没有截然分明界限的连续统。

---

(temporality) 是广义的“时”概念，是“时制”的上位范畴，既包括语法手段也包括词汇手段。而狭义的“时制”指用语法手段表达的时意义。我们之所以使用广义上的“时”与“体貌”术语，是因为汉语中表达这两个概念的手段是多样的，既有语法的，也有词汇的。

## 2. 先行研究对形容词体貌意义的分析

### 2.1 先行研究对形容词的分类

朱德熙（1956）基于语言单位的外在形式将形容词分为简单形式的性质形容词和复杂形式的状态形容词两大类<sup>3)</sup>。

张国宪（2000）把形容词分成性质形容词、状态形容词以及变化形容词<sup>4)</sup>。张认为，性质形容词具有恒定性，状态形容词具有准临时性，变化形容词具有临时性。在时间特性链上，三类形容词大致表现为：

(4) 变化形容词 > 状态形容词 > 性质形容词

他认为时间特性的强弱导致了形容词在句法和词语组配上的不同表现：变化形容词的时间性最强，句法上可以后附体标记“了、着、过”，词汇上可以受“没”否定和时间词“已经、渐渐、突然”等限定；状态形容词的时间性相对弱些，但一般不能后附体标记和受“没”否定；性质形容词的时间性极弱，不受时间词限制。

张在性质和状态两大类形容词之后，又分出了一类变化形容词（张国宪，2006b），值得商榷。他所举的变化形容词例句，大多来自既能表达静态性也能表达动态性的性质形容词。例如：

3) 朱德熙（1956/1997：5-6）认为：“从意念上看，甲类成分表示的是单纯的属性，乙类成分表示的属性都跟一种量的观念或是说话的人对于这种属性的主观估价作用发生联系。”此外在对这两大类形容词的语义区别问题上指出：“一个甲类成分（红）和一个跟它相对应的乙类成分（红红的、红通通的、通红）的区别，不在基本的词汇意义上，而在抽象的、概括的意义上，即前者表示性质，后者表示的是这种性质的状况或情态。……不论在什么样的语法环境里，这两类成分始终表现着相互对立的倾向。……性质与状态两种概念的区别构成了一个语法范畴——性状范畴。甲、乙两类成分正是表示这个语法范畴内部两种对立的概念的语法形式。”

4) 张国宪（2000）指出：“词的外部形式与语义之间并不完全对应，按照范畴的典型理论，任何一个范畴的确立都不能仅仅凭借一两条必要的或充分的条件，而通常要靠聚集在一起的一束特征。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是处于同一个连续统中的次类，其语法地位并不等值”。

(5) S3 天不黑。/ 这盘牛肉比那碗猪肉还烂。/ 香山山顶的枫叶最红。

(6) S4 天还没黑。/ 牛肉已经烂了。/ 香山山顶上的枫叶红起来了。

张认为, S3中的“黑、烂、红”是静态的;而在S4中这三个形容词则表示事物处于异质的变化,他又陆续提出把汉语形容词分成静态形容词,其下位范畴是性质和状态两类;动态形容词,其下位是变化形容词(张国宪,2000、2006b)。他指出,变化形容词成句时不能是光杆形式,是有标记的,一般与时间副词“已经”和体助词“了、着、过”同现,否定副词用“没”。很显然,张对变化形容词的界定涉及到语义和句法功能两个方面,其语义特征是“事像变化”,其句法功能是动态形容词成活的功能格式,即主要是以句法结构为标准来论述变化形容词的基本特征。例如上述“牛肉已经烂了”中的“烂”的动态性,实际上是由“已经——了”这一格式赋予的,并非“烂”本身必然具有的动态性。他还认为,静态形容词区别于动态形容词的句法特征有两个,一是可与程度副词同现;二是可与否定副词“不”同现。然而,我们通过对《形容词用法词典》中的1066条形容词用上述要求进行鉴别所得出的85个变化形容词中,在一定的条件下,绝大多数都可以与程度副词(如“很”、“非常”)同现。按照该标准剩余的981个形容词全部就是静态形容词了。但是,本文通过对当代电视剧本对话部分约3,200,000字的穷尽性调查表明,无论是性质还是状态形容词,绝大多数都能表达动态性语义,并能作谓语,有的是有标记的,有的是无标记的,并不受上述条件制约。可见,所谓的变化形容词,不是根据形容词本身的语义特征的分类,而是依据句法结构作为判断,这会造成分类上的混乱和重叠。把表达动态性的形容词视为变化形容词,不如说这是形容词的动态化现象。

动态(实现、达成、完成、持续、起始等)和静态是体貌的基本分类,不仅与动词有关,也与形容词有关。Quirk等(1985:434)把形容词分为静态和动态两大类,“能主观衡量的形容词可以是动态的”。如“认真、可爱、淘气”等,其语义特征是“受特性所有者支配,而暂时可以受到限制,并认为“这类形容词也能像动词那样表示行为或动作的瞬间状态(Quirk等,1998:99)。

Kolln(1994:89-90)认为考察形容词的动态和静态应该以“有意志”和“无意

志”的语义性质来思考二则之间的差异。王逢鑫（1989:18-19）则把形容词的特征分为外在特征（即自然特征，多为静态形容词）和内在特征（多为动态形容词）。

## 2.2 现代汉语形容词作谓语表达体貌意义的先行探索

形容词作谓语时出现了常在动词前后出现的语言因素，即跟时间范畴的体貌意义有关的副词、体助词、趋向动词等。

汉语学者对“形容词+体助词”现象一直存在着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形容词带上了动态助词<sup>5)</sup>后便具有了动性，带有动作的意味<sup>6)</sup>。第二种观点认为形容词接动态助词是其语法特征之一，并不改变形容词的词性，即带动态助词是动词和形容词共同的语法特征（张志公，1991:38-46）。第三种观点是形容词带动态助词后就变成了动词（唐广厚、车竞，1985）。

张伯江（2011）认为，性质形容词如果没有标记出现在谓语中，则是在低于句子层面上或者在特殊语境中才能实现。他否认形容词加体标记作谓语时，形容词本身的语义特征所表达的时间性，认为时体标记所表达的“变化”意义，是带给谓语的，无论什么词性的成分充当谓语都是如此。

张国宪（1998）认为，形容词自身内部的情状类型，决定着体形式的选择，即一个形容词作谓词时，选择哪个体助词共现，不仅取决于句子的多种要素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形容词本身所具备的先天语义特征所决定的，从而表达不同的体意义。文中描述了形容词与“了”同现的体貌意义，张认为形容词所表达的这种实现体构成一条连续变化的链，以表达自身动态变化实际到达的位置，即承认了它们的时间轴上的持续性，但是这种持续是有界的。至于“名主+形+着”，张认为它表

5) 现代汉语学者对表达体貌意义的助词的术语一直不统一，有人称动态助词，有人称时态助词，本文称为“体助词”。

6) 黎锦熙（1924/2007:140）认为：“国语的句法上有一个特点，就是述语可以直接用形容词，这种用法的形容词叫“形述”，犹述说词内的《内动词》；……这些形容词，在实质上，或在句法结构上，实在不是静性的区别词，乃是动性的甚至含有动态的述说词。因为他的前、后、都可以添附“助动词”。”这里所说的助动词，指体助词了、着、过”等。

达动态的持续，即事物的某种状态即使存在，也是暂时的，仍具有不稳定性 and 时间结构上的异质性，这种处于变化链上的非终结状态的持续是用体标记“着”来凸显，这种持续是无界的。

### 2.3 先行研究的成果与所存在的问题及本文的形容词分类

先行研究表明，汉语形容词在句中的语法功能主要是作定语和谓语，其次是状语和补语，形容词作谓语时呈现动态性，但是这种动态性、时间性比动词弱，并且往往要与体助词、时间副词等一些辅助性成分同现。

张国宪（1998）首次明确提出现代汉语形容词具有系统的体范畴，形容词自身内部的情状类型，决定着体形式的选择，从而表达不同的体意义，并论述了形容词与“了”或者“着”共现所表达的延续性、持续性的意义上的差别。

本文认为，其一，张国宪（1998）对共现率最高的“形容词+了”称为“实现体”，但不区分词尾“了”与句尾“了”的体貌意义，一律视为“标记状态变化的实现，其作用是凸显结果状态”。多数学者认为词尾“了”的意义是“实现”，是言者的视点在外部对事件进行有界化观察；它多出现在叙事语篇，表达事件在时间轴上的继起性<sup>7)</sup>，被称为完整体（perfective）<sup>8)</sup>；而句尾“了”则被称为“完成体”（perfect），被视为体与时制的复合体，一定要与参照时间共现，多出现在对话体中。从时制（tense）的角度看，事件发生在参照时间之前，可以视为表达过去；从体的角度看，事件一直持续到发话时间并对发话时间的状况产生效力，是为“继续性”，核心意义是“现时状态相关性”<sup>9)</sup>；从语用的角度看，它在语篇中表达“暂时的逆行性”与“评

7) “继起性”是从语用学的视角描述词尾“了”在语篇中沿着时间轴把事件的叙述向前推进的术语。

8) 狭义的体指的是语法体，区分完整体和非完整体。体是视点在参照时间对情状的内部时间结构观察的方式，而完整体表达视点在参照时间对情状的结尾进行观察。汉语中，位于动词后的词尾“了”被视为汉语完整体的唯一的语法标记。

9) “现时状态相关性”（Currently Relevant State）是描述“现在完成体”的一个功能，即事件发生在参照时间（现在完成体说话时间与参照时间重叠）之前，并一直持续到说话时点，并对现时点事件的状态仍然产生效力。

议性”，与词尾“了”共同构成了语篇的时间性（郭沂滨，2010）。

其二，张国宪采用语义与句法功能双重标准，引起分类上的混乱，这与他把形容词看成一个原型范畴的论述似乎互为矛盾。包括张国宪在内，多数学者认为只有一部分具有内在〔+变化〕义的形容词可以作谓语，而张伯江认为无论什么词只要加上体助词都可以作谓语，与词类无关，因为汉语的体意义是体助词带给谓语的，而不是相反。

其三，对形容词的分类也从朱德熙的根据语表形式分成性质和状态两大类的古典范畴，逐渐呈现向原型范畴过渡的倾向。我们注意到，主观估价、主观衡量、有无意志性、社会评价性等在上述各家的分类中均有所描述。这就使我们必须思考形容词与动词在语义上最大的区别之处在哪里。

森田（1968:6）认为形容词表达基于言者对言说对象的主观认知和判断；动词是对事件变化的属性在客观判断基础上的叙述与描写。形容词的主观性与动词的客观性形成典型的对比。

本文基于框架语义论<sup>10)</sup>的事件成立的视点以及生态心理学的“动允性”<sup>11)</sup>，通过对三百二十多万字对话体的调查，把作谓语的形容词进行了分类，见表1。

本文将批判性地吸收前贤的研究成果，从言者的认知过程着眼，观察形容词与各种标记共现作谓语所表达的时间的继续性。

10) 人们在理解某一个词语时，不是把它从特定语境中分离而孤立地理解，而是在特定情境中把握其意义。框架语义学把这种情境称为“框架（frame）”，它表达了一个结构化的知识框架，把每个词语表达的意义置于整个情境中来理解。

11) 动允性（affordance）：由著名知觉心理学家Gibson（1979）最初提出，认为在实际知觉环境的过程中人类或其他动物与周遭的事物互动时，必要的中心环节就是对动允性的提取，是一种“行为的可能性”，在生活中，人们会自动地感知到自身-环境中的动允性，来判断自己下一步行为。

### 3. 形容词谓语句所表达的时间继续性

本文用“时间”作为一个表达广义上时间与体貌的概念用语，包含时间绵延的全部领域，即现在、过去及将来。“继续性”即意味着某个事件在一定时间内的连续，这必然意味着其发生的时间段与设定的“时间”发生关系。继续性的显现与时间关系存

表1. 基于框架语义学事件成立及动允性视点的分类

分类	下位分类	例 示	解 释
力学形容词	对象形容词	硬/软/脆,重/轻	基于事件、行为进行判断,具有特定的运动、行为框架,表达“动允性”。隐喻或转喻的用法以及表达行为难易度的抽象用法更为常见。
	主体形容词	尖锐/钝,紧/松	
空间形容词	位置形容词	高/低,远/近	不能仅基于静态性的观察,需要从与运动、行为的关联性进行相对性的判断。
	规模形容词	大/小,长/短	
数量形容词		多/少	典型的数量形容词不表达绝对数量,表达对听者所遭遇的机会或数量是否得到满足的经验。
时间推移型形容词		早/晚/,黑/暗/亮	需要与主体的行为或对听者的评价相联系进行相对评价,表达事件在时间轴上的持续。
生理感知型形容词		饿/饱,累,烫,困	言者的生理感受,或是对听者的主观感觉和判断。
心理反应性形容词		高兴,紧张,糊涂 孤独,可怜,陌生	是言者对人或事件的心理反应,与心理动词难以区分。
性格描写型形容词		仁慈,老实,刚毅 轻薄,厉害,木讷	在具体语境中,言者对听者或者第三者的性格评议。
事件状态描写型形容词		危险,疯狂,兴旺 平稳,好,坏,复杂	言者对某一事件的进展状态所作的具有一定客观性的主观判断或者评议。

在下列两种方式：

- (7) 继续的时间跨越两个邻接的时间
  - a. 连接从过去到现在的时间
  - b. 连接从现在到将来的时间

### 3.1 从过去到现在的时间连续性表达

本文通过对约三百二十多万字的对话体进行穷尽性调查,以言者的说话现时点为基准<sup>12)</sup>表达“从过去到现在的时间连续性”共出现307例,见表2。

#### 3.1.1 形容词与不同标记共现作谓语表达连续性的差异

##### 3.1.1.1 形容词与体助词共现所表达的时间连续性

##### 1) 形容词与句尾“了”共现所表达的时间连续性

在对话体中,形容词作谓语表达时间的连续性时,共现率最高的是体助词,其中占压倒性多数的是句尾“了”,占38.8%。其次是词尾“了”和“着”。

现代汉语的主流把句尾“了”的本质视为“完成体”(黎锦熙1924, Charles N. Li 1982, 陈前瑞2005),最基本的交际功能是显著的“现时状态相关性”。黎锦熙(1924 / 2007:261-265)认为句尾“了”是助“过去完成时”、“现在完成时”、“未来完成时”的“完结语气”,指出以上三种“时制”都是由句中所用的“时间副词”或“性态副词”或“助动

词”表示出来:句尾的助词“了”,乃是帮助全句语气的完结,与动词的时制无关。

www.kci.go.kr

12) 时范畴中区分绝对时和相对时。研究对话体的时间时,一般是以言者当前所在的现时点为基点来判断某个事件发生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表2. 各种形容词作谓语的共现标记类型

与形容词共现的标记类型	各类形容词分布数量与比例									数量	比例
	力学	空间	数量	时间推移	心理感知	生理感知	事件状态评议	性格评议	状态		
形容词+句尾“了”	2	10	2	8	35	45	15	2	0	119	38.8%
形容词+词尾“了”					3	3	5			11	3.6%
句尾“了”与词尾“了”共现		1				2				3	1%
太……了					6	3	4	5		18	5.9%
越来越+形容词+了	1	2			3		4	1		11	3.6%
越来越+形容词		1			1		3	1	2	8	2.6%
形容词+着						5	2	2		9	2.9%
形容词+趋向动词+了					1		1			2	0.7%
副词“很”+形容词	1	2			4	9				16	5.2%
副词性代词+形容词	1	1			7	2	15	3		29	9.4%
否定副词+形容词			1		8	2	9			20	6.5%
比较结构+形容词	1	1				1	4			7	2.3%
无标记结构+形容词					6	6	4	4		20	6.5%
形容词+得+补语结构		1				2				3	1%
“形+动”心补结构	1	2				1	1			5	1.6%
“形+形”心补结构		1	3		1	1	2			8	2.6%
“形+名量”心补结构					1					1	0.3%
“动+形”心补结构			2		2	1	3			8	2.6%
“动+得+形”心补结构	1				1		2			4	1.3%
状态形容词									5	5	1.6%
合计	8	22	8	8	79	83	74	18	7	307	

Comrie (1976:52) 指出:“……更宽泛地说, 完成体表示某种持续到现在的 一种体, 从而使很多语言学家一直犹豫是否应该把完成体看成语法体。……我们通过观察发现完成体与两个时点相关, 一方面是来自先行情状的结果状态的时间, 另一个时间是先行情状的时间。”Bybee et al. (1994) 认为在类型学里, 完成体有两个基本语义要求: (1) 情状发生在参照时间之前; (2) 情状具备现时相关性。郭沂滨 (2010) 认为句尾“了”表达的是在某一参照时间之前已经实现的运动, 并仍然对说话时持有效力。并认为在完成体中, 说话时间、事件发生时间及参照时间这三个概念是平等的, 如果事件发生时间先于参照时间, 就包含着“先行性”的时制因素; “先行性”不是孤立的, 必须把先行运动与参照时间相联系进行观察。

郭沂滨 (2013) 从人类最基本的认知域与突显的关系着手, 从语篇中抽出各种用法的句尾“了”进行描述与论证, 观察和例证说话时间前的事件0一直持续到说话时事件1<sup>13)</sup>之间的互动作用所产生的满意、不满、失望、放心、意外、吃惊、

发现、报告、提问、评价、推断、猜想、命令、劝告、声称、请求、劝阻、实感等表达情态的意义，统称为“交际效果的意义”；其后又把句尾“了”放到现实世界、记忆世界、思考世界及感觉世界四个认知域考察，认为在现实世界认知域，它表达完成体——现时状态相关性、过去的一个孤立的事实；在记忆世界认知域，表达回想；在思考世界表达说服，确信、确认；在感觉世界表达变化结果的焦点意义等。郭（2013）认为，人们所持的过去、现在、将来的概念是以言者的现在、此处为参照时点，表示在现实的时间绵延中事件所占的位置。作为言者，身体置于现实世界，如果只把目光集中于现状，“了”表达的就是现实世界。然而，人的身体在立足于现实的同时，日夜生活在复杂的内心与外部世界不断交涉、不停地接触状态中，而语言正是这种交涉的反映。在记忆、思考、感觉世界里所描绘的事件是稍微移位了的现实世界，是言者内心世界的事件。

把上述各种“交际效果的意义”分别置放在上述四个认知域中考察发现，在从“过去持续到现在”时段中，句尾“了”所表达的绝大多数是现实世界认知域的“完成体”与感觉世界变化结果的焦点。以下我们将以这两个认知域为主进行实例考察。首先看现实世界认知域。

- (8) 圣上最近是老了，你没看连眼神都不如过去活泛。《大明宫词》  
 (9) 他现在好多了，成熟了！《大明宫词》  
 (10) 走，阿婆，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也累了，赶紧去休息吧。《暗算》  
 (11) 天又这么晚了，就让他们进庄留宿一晚吧。《雍正王朝》  
 (12) 前天才剪过，今天就这么长了！《闯关东》  
 (13) 你们是眼睛瞎了，还是良心黑了！《雍正王朝》

从 (8) - (13) 归纳出三个特征：其一，都是基于现实世界认知域，共同特点是表达现在完成体，由于说话时间与参照时间同时，所以句中包含两个时点的情状，即隐含了发生在参照时间前的某个事件一直持续到现时点，而且仍然对现时情状产生效力，即事件还在持续，这种持续性正是由句尾“了”所带来的。其二，

13) “事件0”与“事件1”指的是同一事件处于时间轴的两个时点上：事件0是发生在说话时点之前的事件的起点状态，事件1是处于现时点的状态。

句尾“了”表达言者强烈的主观情态：(8) - (9) 表达评议；(10) - (11) 表达劝告，请求；(12) - (13) 表达发现、责备等意义。其三，副词不可或缺。其次是感觉世界认知域。

(14) 三天后，鲜儿醒了，她喘着气喃喃地说：“我饿了。”《闯关东》

(15) 安在天：“你也没有告诉我你叫张茜。”

“我要走了，我困了，我想睡了。”《暗算》

(16) 长 春：在这儿，大人……

武攸嗣：好，还是你眼尖，我这眼睛都酸了……《大明宫词》

(14) - (16) 表达感觉世界言者对时间持续的认知，均使用生理感知型形容词，有三个共同特征：其一，表达的是言者立于现实时空的现在完成体，发生在说话时间前的事件0完全背景化，多表述感觉，同时意味着事件0在感觉世界发生“界变”，而事件1便成为言语化的焦点。这种焦点在表达体验或者感觉时，就给人以“实感”的印象。其二，这类感觉是潜意识中的非异常状态，这种完全背景化了的潜意识能使显影进一步焦点化；其三，在该认知域中事件从说话时间前的时点持续到说话时点所需时间非常短暂。

## 2) 形容词与词尾“了”共现所表达的时间继续性

形容词作谓语与词尾“了”共现仅占4.6%。词尾“了”是汉语最典型性的体助词，黏附于动词之后，表达某个事件或行为的“实现”，被称为“完整接续体”（尚新，2004）或“完整体”标记（戴耀晶，1997；陈前瑞，2003）。一般认为它与“非完整持续体”的标记“着”在体范畴中构成对立，是出现率最高的体助词。然而，它与形容词共现作谓语时，出现率却很低。

(17) 就是因为，传武才没有把你放在心上，让你冷了一辈子。《闯关东》

(18) 你也累了一天了，去休息吧。《大明宫词》

(19) 照一照，看你像什么，已经瘦了两圈了。《暗算》

词尾“了”与形容词共现绝大多数需要时量或名量词共现，这与句尾“了”表达的现在完成体几乎不需要显性时间词形成鲜明对照。

对于词尾“了”与形容词的共现，可以分三点进行考察。其一，张国宪（1998）指出“形+了+时量”是状态达成后所持续的全量时间。然而对时间持续性的考察，离不开言者所在的现时点。例（17）-（19）的言者均立足于现在，事件0从过去某一模糊的时点开始，一直继续到发话时事件1时间的全量，而非到此为止不再持续。实际上它是言者为了叙述与事件1之后具有相关性的事件2在主观上刻意使用词尾“了”，从而展开新一轮对话。否则，就不可能再叙述另一个事件。词尾“了”的这种特征，被称为“继起性”（郭沂滨，2010）。与句尾“了”相比，它缺少表达“交际效果意义”的主观性，偏重于陈述客观事实。其二，（18）是“形+词尾‘了’+时量+句尾‘了’”格式，兼具表达形容词与句尾“了”和词尾“了”共现的两种意义，一是言者立于现时点观察从过去某一时点开始继续到现时点的情状的时间全量，陈述客观事实；二是表达言者主观上的催促或者劝告的意义。其三，（19）是“形+了+名量”格式。这种名量也同样表达一种变化的全量。“瘦了两圈了”，是以过去某一时点的状态为参照得出的量度。然而句尾“了”的使用则表明了这种持续变化所造成的结果状态只是一种暂时的“完结状态”（张国宪，1998），具有[-恒久]的意义，旧过程的结束也就意味着新过程的开始，仍然可以随着时间的展开而进入新一轮的渐变过程。当然，“瘦”本身的内在情状结构就具备了动态性。

### 3) 形容词与体助词“着”共现所表达的时间继续性

体助词“着”与形容词共现作谓语仅占2.9%，多数是表达生理感知型形容词，此外还有事件状态和性格评议型两类。

(20) 年秋月：“一定是叫我去喝酒。你告诉四爷，就说我不去。”

李卫：“嗨！喝什么酒？这会儿他们还饿着呢！”《雍正王朝》

(21) “我插一句，咱们今天刚刚吃掉了吉林剿匪军的一个团，弟兄们心气正旺着呢！”《闯关东》

“非完整持续体”标记“着”，一般黏附于动词后表达事件内部时间的持续或者静态的存续。张国宪（1998）认为，形容词与“着”共现，标记状态的持续，作用在于凸显非终结状态，并指出这种持续状态是动态性的，即事物的某种状态即使存在，也是暂时的，仍具有不稳定性 and 时间结构上的异质性，这种处于变化链上的非终结状态的持续是用体标记“着”来凸显的。由此，“着”要求与其同现的形容词所表示的状态必须是初始状态或完结状态，但通常不能是终结状态。

然而，本文认为表达初始状态或者完结状态并非完全由形容词所决定，而明显是“着”所带来的，更不应忽视其它论元的重要作用。例如（20）的“还饿着呢”、（21）的“正旺着呢”中，副词“还、正”及语气词“呢”均明显地表达状态的非完结动态性持续。“名主 + 形 + 着”在时间的表达上有三个特征：其一，表达某一事件的状态从过去某一时点持续到现在并且明显地正在持续；其二，主语要求形容词具有[-恒久]语义特征；其三，这种格式多表达言者的非预期性的异常状态，而非正常状态。

#### 4) “越来越 + 形 + 了”所表达的时间继续性

“越来越”与形容词共现作谓语细分有三种，占6.2%：

(22) Sa. 名主 + 越来越 + 形 + (了)

Sb. 名主 + 越形越 + 形 + (了)

Sc. 名主 + 越动越 + 形 + (了)

(23) 太平越来越顽皮了，应该让她上学，长长规矩了。《大明宫词》

(24) 高勿庸连忙说道：“万岁爷说的是，奴才真是越老越糊涂了。”《雍正王朝》

(25) 鲜儿停下来，轻声问道：“雪停了吗？”

秀儿说：“还在下，越下越大。”《闯关东》

它们具有下列特征：其一，言者立于现时点表达事件沿着时间轴向前继续推移，最典型地表达了形容词谓语句时间持续的不间断性。这类句式无论是否后附句尾“了”，均为表达事件从过去时点到现时点的持续，并且还会持续下去。在对话体中，参照时点是对话双方都不言自明的现在。其二，不附加句尾“了”似乎少了主

观评议、推测和请求等情态性，更偏向于对客观事实的叙述。其三，尽管有“越来越、越形越、越动越”三种形式，但由于“来”的较为虚化的动态性特征，都可以把它们视为事件沿着时间持续延展。

### 3.1.1.2 形容词与副词共现所表达的时间继续性

#### 1) 形容词与副词“很”共现所表达的时间继续性

形容词与副词共现占21.1%，其中副词“很”占5.2%。

(26) 婉儿，谢谢你！我现在很累，前所未有的累……《大明宫词》

(27) 我想你现在的心情一定很复杂，五味俱全。《暗算》

(28) 这一阵子感到很孤单吧？《雍正王朝》

(29) 麻醉醒了，现在伤口很疼，如果他太疼，就用这个药。《暗算》

与“很”共现的形容词多数是生理感知型，其次才是心理感知、力学、空间型，大多表达感觉世界认知域，其焦点是变化结果的显影化，将现时点以前的过去某一事件背景化，表达“实感”的交际效果意义。

张国宪（2008）认为“很”的程度语义弱化的同时，已经逐渐在语法上变成了一个“黏附于词干的词缀”，“很A”相当于一个词。本文发现形容词与“很”共现也同样在上下文中表达时间的继续性。此处的“很”并非表达程度，也非单纯成句的需要，而是强化生理与心理感知形容词本身所具有的内在时间持续性，即〔+动态〕语义。例如，持续地做一件事情或持续地饱受某种心理现象的折磨，都会使身体、心理的疲劳度逐渐加深，因此“很”出现在谓语中就可表达随着时间的绵延所产生的程度感。此外，人类的知觉不可能直接感知到时间的绵延，必须通过某个事件的延展（例如太阳落山、太阳升起等）间接地进行理解<sup>14)</sup>。它与时间的同等方向性起因

14) Löbner (1989:194-195) 指出：“……我们实际上处理的不是二维度的而是二维度的时间。任何延展（或历史，或事件的过程）只能在二维度空间进行描述。事实上，我们假设一个特定的过程可能需要更多或更少的时间，或一特定事件可以发生的较早或较晚。这就说明事像的

于因果律及其它因素的制约。任何一个与具有时间性的事态相关的功能，其所占据的时间都必须使先行的事态与后来事件相互关联。因此，如果我们把此类功能称为‘延展’就得把其定义为从时间向事态的单调功能，是具有内在序次的事态的集合。”二维度的时间模式的提出说明了我们是通过事件来理解时间的。

因此，“很”表示随着事件阶段在另一个维度的延展，事件的程度不断增长。人们也正是通过这种程度的增长感觉到时间的延展。

## 2) 形容词与否定副词共现所表达的时间连续性

否定副词与形容词共现作谓语占6.5%，多数是心理感知型和事件状态评议型，少数是生理感知型。

(30) 允祥：“六部官员、各省督抚、还有这么多宗室王公同时上折子保这两个人，很不正常！”《雍正王朝》

(31) 别那么消沉，人生不如意者十有八九，高兴点儿。《暗算》

(32) 张昌宗：你疯了……

张易之：我没疯，这是我们惟一的办法。《大明宫词》

(33) 厨师用大锅盖把肉盖上说：“看什么看，没熟呢！”《暗算》

(34) 钱之江擦了擦嘴巴：“小裘啊，这有什么好难过的？本身人生在世，尤其是在乱世，更加象烟波江上的过客……《暗算》

张伯江（2011）认为，谓语位置上的形容词，否定形式主要是“不+A”，而不是“没+A”，这是因为“不”是对形容词恒定意义的否定，“没”是对变化意义的否定，而变化意义是由时体助词带来的，不是形容词谓语固有的意义。首先，本文不同意“不”在谓语句中否定的是恒定意义。在动态性的语境中，形容词很少表达某种事物的静态属性，绝大多数是隐喻或转喻式的表达人在与生态环境的互动中，从事件得以成立和“动允性”的视角进行观察和表述。（30）“不正常”，是事件状态

生意意味着它们发生的时间在逻辑上是独立的。时间与特定事件的联系是偶发性的。……当然，事件的相继在时间上并非完全独立，它具有一种内在序次。”

评议形容词，不是对所谓的恒定属性的否定，而是言者对随着事件的推移在现时点的主观评价。其二，“没+A”所占比例也不容小觑。（32）的“我没疯”对变化意义的否定，其持续性是在上下文中实现的；（33）的“没熟呢”否定的是锅中的肉在烹调的过程中事件状态的持续所达到的一个还不能食用的阶段。其三，形容词谓语句的否定副词还有（31）的“别”、（34）的“有什么好……的”等惯用结构。

总之，否定副词与形容词共现是表达一个从过持续到现时点的事件的状态尚未到达言者主观上所认可的阶段。

### 3) 形容词与“副词性代词”共现所表达的时间继续性

郭锐（2002:238-239）把“这么、那么、多么”等称为“副词性代词”，并指出代词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词类，而是从实词各类中把一些具有临时性称代功能的词抽出来形成一个特殊类别，与名、动、形这样的词类不在一个平面上。

（35）文他娘：“……你这个昧良心的，我等了你四年，你就吐出这么几个字把俺打发了！俺在你眼里就这么轻薄？”《闯关东》

（36）现在肉供应这么紧张，让他一年给我们养几只羊吃，也算是将功赎罪。  
《暗算》

形容词与副词性代词共现比例高达9.4%，较为典型地表现出言者对事件发展到某种程度的主观评议性。那么程度与时间的持续性两者具有何种关连呢。张国宪（2000）认为形容词最大的特征是具有量性，在量上有量幅和量点之分。从量的阀域上看，量幅表述的是弥散量，是无界的；量点表述的是固化量，是有界的。弥散量内部是一个渐变的、非离散连续序列。这是一种动态量，多由变化形容词担当，不少学者将这部分词处理为动词；从认知的角度看，动词最重要的特征是时间性。（35）的“轻薄”与（36）的“紧张”属于张国宪所说的变化形容词，本文划为性格评议与事件状态评议型，在对话体中，它们往往也需与时间词共现，如（35）-（36）的“见了面”和“现在”，言者均设立了参照时间，而“这么”的介入则

表达形容词情状内部持续渐变所达到的某种程度。

### 3.1.1.3 形容词作谓语无标记结构所表达的时间继续性

朱德熙（1956/1997:26）指出形容词作谓语不是自由的造句原则，即形容词作谓语必须是有标记的。但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表达比较或对照意义时，可以是无标记的。例如：

(37) 今儿冷，昨儿暖和。（朱德熙：1956）

(38) 哪本好？这本好。（朱德熙：1956）

张国宪（2006）强调形容词做谓语不是句法层面而是篇章层面的表现，指的是“对举、对话等语篇环境。廖秋忠（1985）认为，汉语里有两种典型的句法环境可以允许性质形容词不带系词类的标记直接作谓语，其中之一就是“主谓谓语”结构。

形容词作谓语的无标记结构占6.5%，集中在生理感知、心理感知、事件状态评议及性格评议四种类型。

(39) 唐一娜：“这个好人，闫京生死了，他心里难受《暗算》

(40) 钱之江：如果你不是共匪，为什么要表现得如此激烈？

    闫京生：我激烈，我失态，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暗算》

(41) 胤祥：四哥，你不要看着我可怜，心里难受……。其实，十年了，我在这儿也习惯了，……”《雍正王朝》

无标记结构有以下几个特征：其一，在句法层面实现陈述功能的只有主谓谓语结构，如（39）的“他心里难受”；其二，它们多实现在对话语篇层面；其三，对话体中是已经存在的参与者或被参与者在会话中引出某种对心理、生理和事态的评议，从而带入后一个参与者对此作出的反应或者评价。

Comrie（1976）在研究体貌范畴时，非仅限于动词，也未把重点放在有无语法形式上，而是以语义的区别为基础，从广义上分析和描述了多种言语中的体

貌现象。本文基于对语言事实的观察认为，对无标记结构必须从语义着手，考察其在上下文中是否能表达事件的连续性。（39）-（41）的参照时间“闫京生死了”、“十年了”，表达了从参照时间持续到现时点的事件的发展；（40）的参照时间是隐性的，它是对话双方默认的。

#### 3.1.1.4 带补心语结构所表达的时间连续性

对于主语来说，部分补语具有可谓性（邢福义，2002:116）。形容词性谓语句主要有形容词谓语和述补短语谓语句两大类（陈昌来，2000:118）。在性质上带补心语可以是动词或动词性短语，也可以是形容词或形容词性短语。

##### 1) 动词性带补心语

（42）是。奴才亲眼所见，四阿哥昏迷不醒，病得很重。《雍正王朝》（程度补语）

##### 2) 形容词性带补心语

（43）至于一个个都累得这样么？《雍正王朝》（评判补语）

（44）不过，这一两年来皇上确实憔悴多了。《大明宫词》（评判补语）

这些带补心语结构表达从过去持续到现在时间中占9.4%，依次为评判、程度和结果补语。形容词性带补心语结构以评判补语为主，表达了言者的主观评议性和对事件在时间上的持续。

#### 3.1.1.5 形容词与比较结构共现所表达的时间连续性

Leon Stassen (1985) 给比较句下的定义是“在自然语言中，如果一个结构可以在某个谓词量级上赋予两个可能是复杂的物体分级的即不同的位置，具有这种语义功能的结构就是比较结构，因而也是类型学要考虑的。”

由于比较结果以性质体现，在句法上表现为性质形容词，而性质形容词总是对某些属性的陈述，因此二者之间具有陈述和被陈述的关系，当这种性质形容词和属性关系紧密的情况下，属性可以很容易地被激活和感知，因此比较属性就可以不出现。换言之，比较的属性可以独立出现，也可以隐含在关系相对稳定的比较结果中。

形容词与比较结构共现占2.3%，有心理感知、性格评议型两类形容词。

(45) 胤祥：……四哥，您这个皇帝比谁都苦哇……《雍正王朝》

(46) 雍正：你的为人，虽然不及你八叔深险，但比他更为狠毒！而弘历却没有朕的刚毅，他不是你的对手。《雍正王朝》

对话体中与形容词共现的比较结构有表达“差比”的“X比YR”（胜过）与表达“X没有YR”、“X不及YR”、（不及）在时间持续性上是有差别的。先看“X比YR”（胜过）结构。“比”字句分成两类，一类表示同一事物在不同时间或不同处所情况有所不同，一类表示同类事物的比较，这两类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可分割的。（45）是言者胤祥从主客观两面评价当今皇上比先皇（过去与现在的“苦”的程度）及同朝大臣（现时的“苦”的程度）的程度比较。

很多形容词附加体助词，或者在上下文中通过其它有标记的结构形式表达某个事件在时间轴上的持续性。而“X比YR”结构也同样可以视为一种标记，从而使形容词可以表达变化上的〔+临时性〕语义特征。（45）是言者对听者从过去的某一模糊时间开始持续到说话时的在现实世界认知域中某种行为程度评价。

再看“X没有YR”、“X不及YR”结构，它们属于比较范畴的否定结构，其基本语义值是小于或等于，具有一定程度的模糊性或弹性，满足了言者不需、不能或不愿清楚地传达量级关系的语用功能。石毓智（2001a）从量的角度认为，对于形容词的否定，“没”否定的是性质从无到有的变化过程，是对形容词的完全否定；“不”是程度上的否定，性质依然存在，是不完全否定。聂仁发（2001）认为“不”和“没”的时间意义体现在“体”而不是“时”上，“没”的语义特征是〔+否定〕、〔实现〕，“不”的语义特征是〔+否定〕、〔-实现〕或者〔+否定〕/〔+意愿〕/〔+性状〕，可见“不”带有

较强的主观意愿对事物的否定。(46)的“不及”否定的是听者弘时性格中的“深险”程度不及“八叔”，但是“深险”的性质尚在。而“弘历却没有朕的刚毅”中“没有”却否定了弘历具备“刚毅”的特质，即认为在弘历性格发展的持续过程中，没有产生言者所期望形成的“刚毅”属性，均是话题参与者的性格比较，时间的持续性很弱。

### 3.1.2 各种标记表达从过去到现在的时间继续性的共同特征与差异

与形容词共现率最高的标记依序为句尾“了”、程度副词、时间副词、否定副词、副词性代词、心补结构、比较结构以及其它体助词。无标记结构只是表层现象，仅能出现在对话体的对举、对照或者主谓谓语句结构，其本质仍受深层结构的制约，是隐性有标记结构。它们有以下共同特征：

首先，“从过去到现在的时间继续性”这一命题本身就涵盖了时间认知域中的两个下位认知域：“过去、现在”的时和“继续性”的体貌。在对话体中，言者总是立于现时点，表达某个发生在参照时间（现在完成体发话时与参照时重叠）之前的事件一直持续到发话时点，并且仍然对发话时点产生效力。这种把过去与现在一起表达正像海德格尔所指出的那样，没有纯粹过去或纯粹的将来，时间总是包含着将来、过去和现在<sup>15)</sup>。其次，形容词谓语句同时具有强烈的表达主观情态性的特征。再次，几乎能与各种副词共现也是形容词谓语句的特征之一。

然而，各种结构表达持续性和主观情态性的程度和特征也存在着差异。我们把“从过去到现在时间的继续”视为形容词谓语句的下位范畴，是个连续的、边界模糊的原型范畴。Taylor (1995:54) 指出：“原型范畴的中心成员确实共有很多属性，从这个方面来说，中心成员接近经典理论的理想。同时，原型范畴允许只和比较中心的成员共有不多几个属性的实体的成员资格，从这个方面来说，原型范畴具有不断变化的环境所要求的灵活性”。

15) 海德格尔曾认为，时间性以当前到时而展开的视界绝不是纯粹的当前视界，这种当前视界的展开必然以将来视界和已在视界作为可能性条件融合在当前视界中为前提，因此，能够进入到当前视界的就不仅仅是当前遇到的东西，而是已在的和将来的东西 (Heideggers, 1963:转引黄裕盛, 1997:118)。

由此，我们认为虽然形容词与各种标记共现都在不同程度上可以表达从过去到现在时间的持续性、主观情态性及与各种副词共现三个特征，但各成员在范畴中的地位是不平等。

第一，强式典型成员当属形容词与句尾“了”构成的谓语句。这并非完全基于该项的出现率最高，而是因为它具备该范畴的所有特征。句尾“了”被视为“结果完成体”，即凸显事件在说话时点的状态，由于现在完成体的参照时间与说话时间重叠，从而容易使人忽视现在完成体的本质特征，即一个情状发生在参照时间之前，并一直持续到说话时点，并对说话时点仍然产生效力。把这一构式放在现实世界和感觉世界认知域中考察，其强持续性、强烈的主观情态性以及能与各种副词共现的特征才得以凸显。

第二，弱式典型成员。一类包括词尾“了”、句尾“了”与词尾“了”、越来越+形容词+了、形容词+着、太…了、形容词+趋向动词+了，它们的语法化程度较高。首先，不仅在时间上分别表达不间断的持续性和强弱不一的继续性。其次，所表达的主观情态性也有很大的差异，“太…了”的主观性最强，“句尾了”与词尾了”次之，“词尾了”和“着”仅能表达某个事件达成后所持续的时间，几乎未能发现一例情态性用法；“越来越+形容词+了”及“形容词+趋向动词+了”表达时间持续性较为显性和强烈，但表达情态性较弱。再次，词尾“了”除了与时间副词共现之外，尚未发现能与其他副词共现；能与“着”共现的副词也很少，集中于时间副词“正”、“都”等。而“太…了”、“越来越+形容词+了”由于本身就是一种强势的标记，所以也鲜与副词共现。第二类包括副词“很”+形容词、副词性代词+形容词、否定副词+形容词。“很+形容词”偏重于表达某个事件在时间轴上的持续所展现的主观感觉的程度，偏重的不是变化，而是程度的增长所带来的“实感”。“副词性代词+形容词”同样偏重言者对言说对象的主观程度的评议性，表达事件的持续性则较弱。“否定副词+形容词”不是对所谓恒定属性的否定，而是对言者随着事件的推移在现时点的主观评价和感受。“没+形容词”是对变化意义的否定，表达过去某事件持续到现时点的状态尚未到达发话者主观上所认可的阶段。

第三，非典型边缘成员。这个层级的每个成员在时间的持续性、主观情态性

及与副词共现三个特征方面均表现较弱，包括带心补语、比较结构及无标记结构。首先在时间性上表达的并非不间断的持续性，而是在一定时间内某种事态反复出现并继续在时间轴上延展，强调结果、程度和主观情态。能与这类结构共现的副词限于个别评注性副词。其次是无标记结构，它唯一能在句法层面实现陈述功能的是主谓谓语结构，其余均是在语篇层面上实现的，其主要功能表现为在对话体中已存参与者或被参与者引出某种对心理、生理和事态的评议，从而带入后一个参与者对此作出反应或者评价，强调发生在某个参照时段中反复、非连续性的持续性。再次是比较结构，表达时间的持续性最弱，其焦点是表现比较结果，而情状是否具有持续性须靠具体语境判断，与其共现的副词仅限于少数程度副词。

(47) 形容词谓语句在表达从过去到现在时间的持续性特征：

- a. 言者关注两个时点：一是与说话时间重叠的参照时点，二是过去的某个时点；
- b. 该形容词具备表达继续性的性质。继续性可分为不间断的“持续”和在某一时段内“反复”进行的“继续”；
- c. 可以表达不同程度的主观情态性；
- d. 各类副词均可以与其共现，共现率的高低呈现从典型成员到边缘成员递减的趋势。

## 3.2 从现在到将来时间的持续性考察

### 3.2.1 非现实范畴与将来完成体

形容词作谓语表达从现在到将来的持续性共171例，形容词与句尾“了”、评注性副词、情态动词的高共现率及虚拟语气是该范畴所具备的独特现象。见表3。

表3：在非现实语义范畴与形容词共现的各类标记

与形容词共现的标记类型	各类形容词分布数量									数量	比例
	力学	空间	数量	时间推移	心理感知	生理感知	事件状态评议	性格评议	状态		
句尾“了”	1	1	2	2	3	3	24			36	21.1%
太……了					2		2			4	2.3%
越来越+形容词+了		2								2	1.2%
越来越+形容词				1			4			5	2.9%
形容词+着	1	2					1			4	2.3%
形容词+趋向动词+了							1			1	0.6%
情态动词+形容词		1		1	13	1	7			23	13.5%
评注副词+形容词	1	1	2	1	12	4	21			42	24.6%
限制性副词+形容词		4	1		1	2	8			16	9.4%
否定副词+形容词		1	1		10	1	4			17	9.9%
无标记结构		1			4	1	2			8	4.7%
心补结构-动心形补					4		3			7	4.1%
心补结构-形心动补					1	3	2			6	1.0%
合计	3	12	5	5	49	15	78			171	

“时”和“体貌”是与现实世界联系在一起，属于现实范畴；尚未发生的属于非现实范畴。在语言中更为本质、更具有支配力的在于人们对事件的认识，也就是现实（Realis）的还是非现实的（Irrealis）的。这种区别很难用现在、过去和将来的概念解释，虽然它们之间可以有联系。现实作为已经存在并不可更改的事件，确定性非常高。而非现实作为一种未发生或者纯粹想象的事件，不确定性就存在

各种各样的等级，有着无穷的可能选择，所以它的表现方式和手段就更为多样。

我们认为，把形容词谓语句在表达从现在到将来时间的持续性放到非现实范畴考察较为妥当。其特征是情态动词、评注性副词以及大量的由关联副词、连词和语气助词构成的虚拟语气。沈家煊（1999e:105）提到“现实”和“非现实”属于情态范畴，是反映说话人对命题的态度和认识状况。我们对非现实范畴的定义：第一，现实范畴是一种断言，非现实范畴是一种非断言；第二，现实情景可以通过直接的感知了解。非现实只是一种主观的期望或预料，可以通过想象了解；第三，它是一个连续统，有不典型的非现实，也有较为典型和非典型的非现实。最典型的非现实范畴是一种言者导向（speaker-oriented）的有标记范

畴，它表达言者对所陈述命题的判断，认为这种命题是可能发生的或虚设的。现实事件是存在于现实世界认知域中已经和正在发生的事件，而想象世界认知域中的事件则是非现实事件，比如可能的、假设的、反事实的、希望的、命令的等等，都是出于非现实世界认知域的可能情状。

从现实到非现实是连续的。“从现在到将来的时间持续性”这一命题包含了现在、将来及持续情状。在对话体中，“将来完成体”表达位于现时点的言者以说话时间以后的将来某一时间为参照时点，事件则在这个参照时间之前实现，并仍然对参照时间事件的状态产生效力。即言者所说的某个事件可以从说话时间开始一直持续到将来某个参照时间，同样为时与体貌的复合体。

### 3.2.2 形容词与句尾“了”、“着”共现在非现实认知域所表达的时间连续性

#### 3.2.2.1 形容词与句尾“了”共现表达的时间连续性

句尾“了”表达的将来完成体与将来时不是一个概念。我们认为句尾“了”的语法意义是表达一个事件在持续过程中从某个参照时间到说话时间情状变化前后的相关性，因此，它是将情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对于情状X和Y来说，客观上可能直接相关，也可能不直接相关。言者立于现时点，以时间轴上某个将来时间为参照时点，推测、祈愿某个发生在现在的事件在时间轴上持续进展，并于将来某个参照时间前（或同时）就可以实现，而句尾“了”就是将来完成体的语法标记。将来时仅属于时范畴，它表达某个事件将于言者所在的现时点以后发生。汉语的将来时属于非现实语义-词汇范畴，在汉语中尚未演化成语法范畴，一般由情态动词、时间副词、时间名词及上下文来表达。

(48) 我想总有一天，我也会到那里的，到那时候，有我陪着她，事就好办了。

《暗算》

(49) “不知道。只有到了明天晚上，他才可能会来找我。”就怕迟了。”《暗算》

(50) 胤禛一边听一边流泪：“不要担心，你清楚，你的四哥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江

山社稷，再有个十年、二十年，国家富强了，百姓姓富足了，他们就是要反对也动摇不了朕的新政！《雍正王朝》

(51) 罗雪拎着书包，喊道：“天天，快，上学要迟了。”天天嘴里还嚼着东西，从厨房里冲出来，嚷着：“我吃了爸爸那块松糕，不吃要坏了……”《暗算》

将来完成体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后有于现时点的参照时间。(48) - (50) “总有一天(到那时候)”、“明天晚上”、“再有个十年、二十年”是显性的参照时间。

(51) 的参照时间是隐性的，以“天天”学校每天开始上课的时间为参照时点，母子之间心照不宣。将来完成体表达时间的继续性有下列特征：

第一，言者基于对过去和现在的状况，对事件从说话时间开始到将来某个参照时间为止该事件沿着时间轴持续进展而得以实现的确定性较高的推断。

第二，将来完成体的认知域横跨现实世界和非现实世界，事件最终能否实现往往是不确定的，具有强烈的主观情态性。情态是说话人对命题的真值或事件的现实性状态表达的主观态度(彭利贞，2005)。情态范畴包括：可能性与必然性概念；说话人的观点与态度；命题的限制成分。

Tiee (1985) 从情态语义类出发，把汉语的情态动词分成三类情态意义，即认识情态、道义情态和动力情态，每类又分成可能性和必然性。彭利贞(2005)认为，汉语情态动词成员之间存在单一与多义的不平行性，即使多义情态动词成员内部也存在典型性差异，其中“要、会、应该、能”是最典型的多义情态动词。认识情态表达说话人对命题为真的可能性与必然性的看法或态度，即表达言者对某个情境出现的可能性的判断。道义情态表达言者对事件成真的可能性与必然性的观点或态度，涉及许可与必要等概念，它关注的是负有道义责任的施事施行某些行为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动力情态表达言者对一个事件成真的可能性或必要性的观点或态度，涉及能力与意愿概念。例(49)中的“他才可能会来找我”，表达认识情态，其语义为〔可能〕、〔盖然〕，语用意义则是〔推测〕或〔推断〕。(50)的“他们就是要反对也动摇不了朕的新政！”中，“要”表达了认识情态的〔必然〕义，语用义则为〔推定〕。(51)的“上学要迟了”的“要”同样表达了认识情态的〔必然〕义。

第三，评注性副词及关联副词也是将来完成体不可或缺的条件，它们共同构

成复句，表达对将来的推断、推测与期望。(48)“到那时候，有我陪着她，事就好办了。”“就”是表达情态的评注性副词，多用于因果复句中的假设句式，常见的有“如果p，就q”，表示由某种假设引出针对假设所作的评说，或者落实言者的某种结论。(49)“不知道。只有到了明天晚上，他才可能会来找我。”中的“只有p，才q”是广义因果复句中最典型的条件句式，表示条件与结果的关系。这种条件是一种待实现的原因，多用于表达将来时间。

### 3.2.2.2 形容词与体助词“着”共现的时间连续性

据统计，形容词与“着”共现作谓语表达从现在到将来的持续性仅占2.3%。戴耀晶(1997:80-81)把“着”视为汉语非完整体中最典型的体标记，称为持续非完整体，简称持续体。认为“着”是对事件构成中的持续段观察的反映，它不反映事件的起始或终结，也不反映事件的整体，具有非完整性和持续性。持续体关注的仅仅是一个事件的持续部分，对起始和终结并不关心。对此，我们认为在对话体中，时与体貌是事件从发生、进展到实现或结束的一个事象的两个侧面。言者基于现时点为基准来观察事件的延展。在表达非现实认知域的将来时间中，与将来完成体以现时点之后的某一时刻为参照时间不同，将来时是以说话时间为参照点，使得言者必须关注事件的起始，而不需要关注何时终结。

(52) 朱开山说：“大黑丫头，这些事我谁都没告诉，你得给我嘴紧着点。”

“没事，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去，我这个人口风紧着呢！《闯关东》”

(53) 胤禛对车铭：“好了，你到家里闲着去！”

车铭叩了个头，爬了起来丧魂落魄地走了出去。《雍正王朝》

形容词与“着”共现表达非现实认知域时间的持续性有以下特征：第一，词尾“了”与“着”是汉语表达体范畴出现率最高的体助词。在语义特征上，词尾“了”体现了完整性，视点在参照时间与情状的结尾相交，“着”体现了非完整性，视点在参照时间与情状的核心相交，这种相交的阶段性差别决定了词尾“了”和“着”处在均等对立

模式<sup>16)</sup>中(尚新2004),对立模式决定了它们共同构成了语篇叙述的完整、连续和逻辑性,分别表达叙事的“继时性”和“同时性”(郭沂滨,2010)。反观形容词作谓语,特别是在表达非现实域的将来时间中,“着”的出现率很低。

第二,“着”之后一定有补语、语气助词或是趋向动词等附加成分,不仅构成某种语气,而且也影响句子的情态。Lyons(1977)认为,语气是情态的语法表现,但并非所有的语言都存在语气的语法范畴。Bybee & Fleischmen(1995:2)认为语气指动词形式上语法化的范畴,具有情态功能,如直陈、虚拟、祈愿、祈使、条件等。而情态则是一个语义范畴,包含了范围很广泛的存在细微差别的语义——祈愿、意愿、目的、假设、可能、义务、怀疑、劝告、感叹等,共同特点是在一个语句表达的命题最中性的语义值(即事实与陈述)上附加补充或覆盖意义。

鲁川(2003)认为语气与情态有同有异,其共同点在于二者都是“言者”附加的“主观信息”,区别则在于语气是对人的,它的对象是接受句子信息的“闻者”,体现“言者”与“闻者”交际的意图,并体现为对于“闻者”的“态度”;情态的对象是句子中客观信息所表达的这个“事”,体现“言者”基于主观认识而对于“事情”的主观情绪,并体现为对于“事情”的态度。(52)的“你得给我嘴紧着点!”,由情态动词“得”构成一个道义上的必要性命题,由“紧着点”而产生祈使语气,对“得”的情态语义类型的呈现产生了微妙的影响。换言之,“紧着点”这种祈使语气是对听者的要求,而“得”是针对“这些事”需要保密的命令。(53)“你到家里闲着去!”,因为“着”后附“去”而产生了表达言者对听者的祈使语气。

第三,形容词与“着”共现所表达的持续性是无界的,言者并不关注事件在何时停止,与具体时间段不相容。

16) 在语言的对立系统里,成员以对立的特征值对语义进行分割,不是A,就是B,不是[+],就是[-],二者相互排斥,形成“均等对立”。考察体标记的形态对立和语义特征对立,重在语义特征对立和视点分布对立方面。在形态上“了”与“着”都体现为形态标记正值特征,属于同等标记;在语义特征上,“了”体现完整性,视点在参照时间与情状的结尾相交,“着”体现非完整性,视点在参照时间与情状的核心相交,这种相交的阶段性差别决定了“了”和“着”处于均等对立模式。

### 3.2.3 情态动词与形容词共现所表达的时间连续性

情态动词与形容词共现的比例高达13.5%，本文仅把单纯的“情态动词+形容词”充当谓语包含在内，不包括其他句型中也存在的情态动词。

(54) “她到了那个世界谁都不认识，会孤单的，而且她怕黑。”《暗算》

(55) 秀儿说：“传武哥，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怕你喝醉了难受。”

传武说：“我愿意难受，你别烦我，老盯着我干什么？”《闯关东》

(56) 张易之：“我不是薛绍，也请您不要将我想象成薛绍，否则您将永远痛苦。

您必须明白这一点，并且正视它！……”《大明宫词》

情态与体虽然不具有时制那样的时间指示性，但是也都与时间有密切的关系。体反映了语言使用者对存在于时间中事件的观察（戴耀晶1997:5）。情态表达说话人对可能世界中的命题是否为真或是否成真的看法或态度，可能世界的概念与时间概念有着天然的联系。不同类型的情态语义跟泛时与定时、未来与非未来、现实与非现实等级几组概念存在不同的配合关系，而体标记同样与这几组概念有密切的关系。

在表达从现在持续到将来这一现象时，形容词几乎都是心理感知型，能与之共现的情态动词有表达[+必然]的认识情态、表达[+意愿]的动力情态和表达[+必要]的道义情态。(54)“会孤单的”属于认识情态。言者立于现时点，以该事件为参照，用表达推断意义的“会”预设将来要发生的事件，所言及的心理状态通常具备持续性，呈现面向将来延展的无界状态。(55)“我愿意难受”是动力情态，表达言者的“意愿”；(56)“你必须明白这一点”是道义情态，表达言者对听者的“命令”，它们其后均为心理感知型形容词，与心理动词非常近似。戴耀晶（1997:13）曾把心理动词归为静态动词，带有弱动态。本文也认为这种弱动态必然会在时间轴上呈现向将来时间延展的连续性。

表达将来时间是一个特殊范畴。首先是它的情态性，这是中西方很多学者把将来时排除在时范畴之外的重要原因。Lyons（1977:815）说，我们不是先知，

所以我们无从预知未来，所以很难声称我们知道未来的情况。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很多语言把未来世界状态的指涉语法化到语气 (mood) 范畴，而不是时制范畴，将来时本质的特点使得它不可能和情态完全区分开来。其次是表现形式的多样化。根据Bybee (1985:157) 的介绍，英语和汉语基本上是区分两种将来时，即近时将来时和远时将来时。(54)“会孤单的”属于认识情态，表达远时将来时；(55)“我愿意难受”(56)“你必须明白这一点”分别是动力情态和道义情态，表达近时将来时。最后就是非可证明性，在说话的时人们不能立刻判断命题所表达的事件的真假，特别是远时将来时。

### 3.2.4 形容词与评注性副词共现所表达的非现实语义的时间连续性

各类副词与形容词共现作谓语出现75例，占例句总数的24.6%，其中评注副词出现42例，约占副词的59%。张谊生 (2000) 认为评注性副词在句法上可以充当高层谓语，在句中位序比较灵活；其主要作用是表示言者对事件、命题的主观评价和态度。张 (2000:55-62) 指出，评注性副词与传信 (evidentiality) 范畴和情态范畴相关。他认为传信范畴关注客观信息来源的可靠性和真实性，其典型的语义表现反映了人们对相关命题的现实依据的关心；情态范畴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而传信范畴更具客观性。评注性副词的传信功能主要有断言、释因、推测和总结。评注性副词所表的情态大致包括强调与婉转、深究与比附、意外与侥幸、逆转与契合意愿与将就十个方面。

上述观点只是在词语和句子层面的考察。然而，汉语是语篇取向的语言 (曹逢甫, 1979/1995, Li & Thompson 1976)，我们认为只有在语篇层面把评注性副词放在动态、相互关连的语境中才能发现其信息结构及交际效果的意义。

据统计，评注性副词按照出现率的高低分别是“就、也、太、才、是、都、还、决”，都是单音节多义副词。它们当中除了“决、是”以外，其余都是兼类，如兼程度、重复、频率、关联、时间、范围副词等。

毛帅梅 (2012) 把副词分成语素层、词层、短语层、小句层、句子层及语篇

层副词。“就、也、才、都、还”属于语素层副词，而“太、决、是”属于句子层副词，主要表达情态意义。毛（2012）指出，多义副词一旦进入语篇，常有跨层现象，绝大多数止步于小句层。副词跨层反映了副词动态性增强的过程，这种现象的动力源于语言交际的功能转换。评注性副词与形容词共现作谓语有四个特征：

第一，突出焦点功能。

- (57) “我跟你一块去，如果确定是他，还真应该把他尽快干掉，否则‘警犬’同志就太危险了。《暗算》

此处的“就”表达了认识情态中的必然义，表示推断，强化了“危险”这个述题。

第二，发挥交际效果。评注性副词在语篇中都带有或强或弱的表述性成分，因此，大多数都出现在陈述句、部分感叹句、祈使句及假性是非疑问句中。

- (58) “一路孤军作战，太危险了！”  
 “所有人看不见、听不着我们了，才最安全。”《暗算》(感叹句)  
 (59) “做你娘的春秋大梦！告诉你，乔引娣一顿没吃饭，你就饿一顿，一天没吃，你就饿一天！还不去送？”《雍正王朝》(祈使句)  
 (60) 胤祥：“可是田文镜……，这样做不是太叫人寒心了吗？”《雍正王朝》(假性是非疑问句)

第三，语篇连贯和衔接功能。张谊生（2000:19-20）认为，几乎每一个关联副词都是兼属其他小类甚至大类的兼类副词，不存在纯粹意义关联副词。小句、句子、语篇具有程度不等的独立性，在这三者中，相对而言小句是更加依赖语境补足的语言片断。据本文观察，小句层副词连接p和q后所形成的逻辑语义具有连接标记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关联前后分句已组成复句，或者衔接一组句子组成篇段。

- (61) 胤禔一惊：“不会吧？！如果真的这样老十也就惨了。要不咱们给他二十几万银子，让他把帐还了？”《雍正王朝》

“如果p, 就q”表示假设与结果的关系, 是假设句的代表句式。所谓假设, 实际上是一种待现实的原因, 属于因果类复句。

- (62) 我跟你一块去, 如果确定是他, 还真应该把他尽快干掉, 否则‘警犬’同志就太危险了! (因果, 转折) 《暗算》

“如果……还, 否则……就”组成了一个先假设与结果的因果关系, 进而又组成转折关系的表达推断意义的语篇。

第四, 表达从现在持续到将来的时间性。将来事件的基本语义特征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汉语表达将来的标记有时间名词、时间副词、情态动词、评注性副词、心理动词, 部分形容词及语气助词等。不同的表达形式之间所表达的不确定性程度也有高低。而从语料分析来看, 将来事件的表达更多地是在情态范畴里进行的。Comrie (1985:43-48) 认为, 包括英语在内的绝大多数欧洲的语言都不存在将来时的语法范畴, 而多以词汇标记来表现。而在没有时制范畴的语言中, 例如缅甸语中, 则区分现实与非现实范畴。因此他认为与其把将来时间作为时制, 更多地还是应该把其看作语气或情态范畴。Comrie建议应在一个更普遍的“非时制”的范畴里展示带有这些将来时间标记的例子。而Palmer (2001) 通过对英语将来事件的研究也认为英语用来表达将来的will、shall属于情态系统, 而不属于时制系统, 因为will、shall很少仅仅指示时间, 它们常同时拥有其相应的情态意义, 如意愿义或义务义等。本文认为汉语也是一种缺少语法化的时制范畴的语言, 从评注性副词、情态动词以及句尾“了”三项的使用就高达60%来看, 表达言者对将来事件发展的必然性与可能性的认识情态、道义情态和动力情态, 具体表现为满意/不满、失望/放心、/意外/吃惊、发现/报告、提问、催促、评价、推断、猜想、辩解、命令/劝告、声称、请求、劝阻、纠正、说服、实感、建议、确认等。

- (63) 按说我留下这孩子也没什么, 不就是饭桌上多双筷子吗? 可不是那么回事, 这孩子的的确确不是生意坯子, 留在我那儿也是委屈了, 还是让他学点别的什么吧。《闯关东》

- (64) 安在天在靠窗的沙发上也坐了，说：“你会紧张吗？”  
“你放松了，我就不会紧张了。”《暗算》
- (65) 涂在伤口人，不出三天也就好了。《雍正王朝》
- (66) 我们必须马上开个会，确保后天晚上七点之前，能与‘毒蛇’同志联络上。得到他的消息，我心里才踏实。《暗算》

从 (63) - (66) 看出，评注性副词表达将来时间往往与句尾“了”或情态动词共现，又与连词一起作为关联副词构成表达假设、条件的广义因果复句，这四项经常纠缠在一起。评注性副词和情态动词类似，它的对象是“命题”，表示的是言者基于主观认识而对于“命题”的主观情绪，体现对“命题”的态度。而句尾“了”在非现实语义中是一种表达将来完成体的标记，由于汉语表达语气总是出现在句尾，所以句尾“了”也被认为兼具语气助词的作用，它的对象是听者，体现了交际意图，因此产生多种交际效果的意义。(63) - (65) 的“就”、“也”表达了推断与说服的交际意义；(66) 的“才”构成了充分条件句，是虚拟语气。

带有情态性的句子都是非断言的，不管这个句子在表达上多么肯定，始终还不是一个事实。那么所谓事件在时间轴上的持续性就是时间在心理空间上的持续，一般都有明示的起点和终点，或者只有起点而没有终点，但也有一些时间参照点是在上下文中由事件延展的顺序表达出来的，由评注性副词兼关联副词所构成的复句所体现。

### 3.2.5 形容词谓语句表达非现实语义范畴中时间继续性的多层次性

因为将来的不确定性，在表达方式上大量使用句尾“了”、情态动词、评注性副词、关联副词、连词和语气助词构成的虚拟语气。

第一，强式典型成员。我们基于“从现在到将来时间的持续性”、主观情态性及非现实虚拟性三个特征来建立一个形容词表达非现实语义的原型范畴。最典型的当属形容词同时与句尾“了”，情态动词、评注性副词（兼关联副词）、连词共现所形成的条件或假设复句，从而构成因果关系，表达对将来的预测、推断、意愿，

构成了言者导向的有标记范畴。由于句尾“了”的参与，又构成了将来完成体，它表达了某个事件从说话时点开始，沿着主观心理空间中时间轴的方向延展并持续到将来某一参照时间为止，往往带有显性的参照时间。

第二，弱势典型成员是形容词与体助词“着”共现作谓语。在对话体中，此类谓语句关注事件的起始点，不关注持续何时终结。该类句式以听者导向的道义情态为主，在语气上多为祈使句。“着”后一定带有补语、语气助词或趋向动词等，但却没有情态动词和评注性副词，与具体的时间词语不相容。

第三，非典型成员的代表是形容词与评注性副词共现，表达时间持续性较弱，其重点在于构成语篇信息的焦点，发挥的语篇连贯和衔接功能。

(67) 形容词谓语句表达从现在延展到将来的继续性特征

- a. 包含表达将来的参照时间；
- b. 该当形容词内部具有继续性的动相；
- c. 从上下文中可以看出言者对该当形容词所表达的将来发生的事件持有可能的、假设的、期望的、命令的主观情态。此外，继续性所表达内容又可分为“持续”和“反复”。
- d. 情态动词、评注性副词、句尾“了”、虚拟语气是必要条件。

## 4. 结语

本文探索了形容词与各种标记共现作谓语表达时间继续性的多层次性。

第一，基于框架语义论事件成立的视点以及生态心理学的“动允性”，通过对3,200,000多字的对话体语料的调查，把在谓语位置上的形容词分成力学、空间、数量、生理感知、心理感知、事件状态评议以及性格评议七大类。

第二，在现实世界认知域，考察了“从过去到现在时间继续性”的意义。首先，找出了形容词作谓语能与其共现的所有的标记，并统计了哪些标记能与何种形容词共现。其一，除了状态形容词以外，形容词作谓语都是有标记的，而无标记的

句子只是表层现象，因为它只能出现在对话体的对举、对照的语篇层面，或者主谓谓语结构中，受深层结构制约，仍然可以视为隐性有标记结构。其二，形容词谓语句表达的继续性是言者立于说话的现时点，表达发生在参照时间之前的事件一直持续到说话时点，并且仍然对说话时事件的情状产生效力，是时与体貌的复合表现。其三，与动词谓语句相比，形容词谓语句表达言者的主观评价与判断，针对听者的语气功能非常明显，这也许是各种副词和兼表语气的句尾“了”为何是出现率最高的两大类标记了。其四，我们把“从过去到现在时间的继续性”视为一个原型范畴，虽然形容词与各种标记共现均能在不同程度上表达“继续性”、主观评价与判断性并能与所有类型的副词共现，但各个成员在该范畴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最典型的强式成员是形容词与句尾“了”共现所构成表达事件情状强持续性的“现在完成体”，不但出现率最高，而且具备这一范畴的所有特征。

第三，在非现实世界认知域，分别考察了形容词与句尾“了”、“着”、情态动词、评注性副词共现表达的“从现在到将来的时间继续性”。各种标记的共同特征是“在虚拟的心理空间，事件沿着时间轴延展的持续性”、强烈的主观推断性及由评注性副词构成的虚拟语气的非现实性。就各个成员的地位而言，最典型的强式成员是一个句子或者复句中同时出现句尾“了”、情态动词、评注性副词与连词构成虚拟条件、假设的广义因果关系，并表达将来完成体意义，还带有显性的参照时间词语，是以言者为导向的有标记范畴。

形容词作谓语选择与何种标记共现并不取决于形容词自身内部的情状类型，而决定于言者的认识情态兼顾与听者互动欲达成的交际效果。与动词谓语句的客观性相比，形容词谓语句表达的是言者的主观情态性。在现实世界认知域，在表达“从过去持续到现在时间的持续性”所带来的交际效果的意义是在已发生的事实基础上产生的满意/不满、失望/放心/意外、吃惊/发现/报告、提问/催促、评价/辩解、劝阻/纠正/打断、说服/斥责、实感等。在非现实世界认知域，表达“从现在到将来时间的持续性”所带来的交际效果的意义是在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基础上产生的预测、推断、意愿、命令、声称、请求等。

< 參考文獻 >

- 曹逢甫(1995), 《主題在漢語中的功能研究》謝天蔚譯, 語文出版社。
- 陳昌來(2000), 《現代漢語句子》,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陳前瑞(2005), <句尾“了”將來時間用法的发展>, 《語言教學與研究》1, 66-73。
- 戴耀晶(1997), 《現代漢語的時體系統》, 浙江教育出版社。
- \_\_\_\_\_(2000b), <現代漢語否定標記“沒”的語義分析>, 《語法研究與探索》10, 商務印書館, 49-56。
- 郭沂濱(2010), <現代漢語完成體的語法意義及語篇表述功能>, 《중국어언어연구》65, 149-181。
- \_\_\_\_\_(2013), <試論現代漢語句尾“了”的意義體系及其“體”意義>, 《중국어연구》65, 149-181。
- 郭 銳(2002), 《現代漢語詞類研究》, 商務印書館。
- 黃裕盛(1997), 《時間與永恒》,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魯 川(2003), <語言的主觀信息和漢語的情態標記>, 《語法研究與探索》12, 317-330, 中國語文雜誌社, 商務印書館。
- 黎錦熙(1924 / 2007), 《新著國語文法》, 湖南教育出版社。
- 廖秋忠(1985), <篇章中的框-棧關係與所指的確定>, 《語法研究和探索》3, 北京大學出版社。
- 倫道夫·夸克, 西德尼·戈林鮑姆, 杰弗里·利奇, 簡·斯瓦特威克(1998), 《英語語法大全》,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毛帥梅(2012), 《現代漢語副詞及類副詞的功能層級研究》, 上海外國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 聂仁发(2001), <否定詞“不”與“沒有”的語義特征及其時間意義>, 《漢語學習》1, 21-27。
- 彭利貞(2005), 《現代漢語情態研究》, 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 尚 新(2004), 《語法體的內部對立和中立》, 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 石毓智(2001a), 《肯定和否定的對稱與不對稱》, (增訂本), 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 沈家煊(1999e), 《不對稱和標記論》, 江西教育出版社。
- 唐廣厚、車 競(1985), <形容詞接動態動詞動詞化初探>, 《錦州師院學報》2, 92-97。
- 王逢鑫(1989), 《英語意念語法》, 北京大學出版社。

- 朱德熙(1956 / 1997),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商务印书馆.
- 张谊生(2000), 《现代汉语副词研究》, 学林出版社.
- 邢福义(2002), 《汉语复句研究》, 商务印书馆.
- 张国宪(1995), <现代汉语的动态形容词>, 《中国语文》3, 221-235.
- \_\_\_\_\_(1998), <现代汉语形容词的体及形态化历程>, 《中国语文》6, 403-413.
- \_\_\_\_\_(1999), <延续性形容词的续断结构及其体表现>, 《中国语文》6, 403-414.
- \_\_\_\_\_(2000), <现代汉语形容词的典型特征>, 《中国语文》5, 447-480.
- \_\_\_\_\_(2006b), <性质、状态和变化>, 《语言教学与研究》3, 1-11.
- \_\_\_\_\_(2008), <韵律引发词汇化的个案分析>, 《语法研究和探索》14, 商务印书馆.
- 张志公(1991), 《张志公文集<①汉语语法>》, 广东教育出版社.
- 张伯江(2011), <现代汉语形容词做谓语问题>, 《世界汉语教学》1, 3-12.
- Bybee, Joan & Fleischman, Suzanne(ed.)(1995), *Modality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 2,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Bybee, Joan L.(1985), *Morphology—A study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meaning and for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Comrie, Bernard(1976), *Aspec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_\_\_\_\_(1985), *Tens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arles N. Li, Sandra, A. Thompson, R. McMillan, Thomason(1982), The Discourse Motivation for the Perfect Aspect: The Mandarin Particle LE, 22-37, In Paul J. Hopper (eds.), *Tense-Aspect: Between Semantics & Pragmatics*,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 Chafe Wallace(1995), The realis-irrealis distinction in Caddo, the Northern Iroquoian language, and English. In Bybee, Joan& Fleischman, Suzanne(ed.) *Modality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 349-356.
- Gibson, J. J.(1979), *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Visual Perception*. Boston: Houghton.
- Kolln, M.(1994), *Understanding English Grammar*. New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 Li, Charles N., Sandra A. Thompson, and Charles N. Li(1976), *Subject and Topic: A New Typology of Language in Subject and Topic*,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457-489.

- Li, Charles, and Sandra Thompson(1981),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of Mandari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öbner, Sebastian(1989), *Germanschon-erst-noch: An integrated analysis.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12(2)*, 167-212.
- Leon, Stassen(1985), *Comparison and Universal Grammar*, Oxford: Blackwell Ltd.
- Lyons, J.(1977), *Seman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lmer, F. R.(2001), *Mood and mod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Quirk, R., S. Greebaum, G. Leech & J. Svartvik(1985),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London: Longman.
- Taylor, J. R.(1995),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Prototypes in Linguistic Theory(2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 Tiee, Henry Hung-Yeh(铁鸿业)(1985), *Modality in Chinese*, In Nam-Kil and Henry Hung-Yeh Tiee(eds.), *Studies in East Asian Linguistics, 84-96*, Los Angeles: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 森田良行(1968), <動作・状態を表すいい方>、《講座日本語教育》第4分冊、早稲田大学語学教育研究所。

< Abstract >

A Study on the Temporal Continuous of Modern Chinese  
Adjective Predicate Sentence

Guo, Yi-bin

This paper first have “from the past to the present time continuous” into the realis world to inspect the cognitive domain. 1) The representation of

continuous in adjective predicate is the event that precedes the reference time continues until the point of speaking by speaker standing the current point, and still have the effect of speaking the situation of the event, it is compound phenomenon of temporality and aspectuality. 2) Compared with the verb predicate sentence, adjectives that the expression of the speaker's subjective evaluation and judgment, as well as the mood of the function of the listener is very obvious. 3) The most typical member 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Present Perfect which have strong continuous framing by adjectives and Sentence-Final le. Second, in the nonrealis world cognitive domain, we observed the "from present to the future time to continue". We believe What kind of markers are selected when adjective as predicate should not depend on its own internal adjective situation type, but by the speaker's epistemic modality to be reached b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interaction effect of communication with the listener.

Key Words: continuous, aspectuality, temporality, modality, marker

원고접수일	심사일정	1차수정	게재확정	출간
2017. 07. 29.	2017. 08. 27.	2017. 09. 08.	2017. 09. 21.	2017. 09. 30.

